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留在春天里的爱

田雪梅

又是一年清明节,杨柳依依,细雨纷飞。每当这时节,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外婆。岁月如潮水般涌动,却冲不淡记忆中的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记忆中的春天总是与外婆分不开。童年的记忆中,总有一抹清新的绿色,盛放在外婆手中提着的小篮子里。每到春天,外婆就会带我去野外挑艾草,手把手教我辨认那些长在角落里、带着淡淡香气的植物。在田间地头,外婆总能轻易地找到嫩绿饱满的艾叶。回到家中,她仔细地挑去杂质,然后用清水熬煮,用艾水和面。外婆的手擀面氤氲着艾的清香,再加调汁,常使我胃口大开。

小时候的我,爱吃辛辣的零食,一上火,嘴角就挂着泡,外婆踮着双脚挖来蒲公英,要么凉拌给我吃,要么熬水让我喝。我皱着小脸,抱怨味儿苦涩难以下咽,外婆笑着,眼里满是宠溺,轻轻吹凉,哄我一口口喝下。那时的我不懂得野菜的好处,只记得那碗水有阳光的味道,和外婆的爱一样清澈透明。

春天是味觉复苏的季节。春风拂过,香椿树上嫩芽点点,外婆摘一些香椿芽回来,和上面糊,炸成面鱼儿。面鱼儿外脆内嫩,夹杂着香椿特有的清香,香气扑鼻而来,让我垂涎三尺。我大快朵颐,吃得满脸油光,外婆在一旁笑着说:“慢点儿,没人跟你抢。”说着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擦去我的嘴角余油。

不仅如此,外婆还会给我炸韭菜盒子。

子。外婆选最鲜嫩的头韭,细细切碎,拌上鸡蛋和粉条,每次吃到外婆做的韭菜盒子,我都觉得整个世界都沉浸在那股浓郁而温暖的味道中。金黄酥脆的外皮包裹着鲜绿的韭菜馅,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院子里的韭菜香和油香交织在一起,仿佛连空气都变得可口起来。外婆的手总是那么巧,能把普通的食材变成令人难忘的美味。

岁月不饶人。渐渐地,外婆老了,病了。最后一次见她时,她躺在病床上,脸色苍白,声音微弱。我握着她的手,却无法像往常一样感受到那份温暖。不久后,我因学业离开了家乡,没想到那竟成了永别。当我赶回家时,她已静静地躺在那片春天的怀抱里,再也无法与我分享这世间的美好。

如今,又是一年清明节。我站在外婆的墓前,春风拂过新绿的草地,带来了泥土和花香的气息。我闭上眼睛,仿佛又看到外婆弯腰在田间为我挑选艾草的身影,听到油锅里香椿面鱼儿的蹦跶声,闻到刚出锅的韭菜盒子的香味。关于春天的记忆,春天里的味道,那些被爱包围的日子,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。

“外婆,您在天堂还好吗?”我轻声问道,风中似乎传来了她熟悉的回应,“傻孩子,外婆一直在这里守护着你。”外婆的爱,像春天里的种子,播撒在我的生活里,长成一片绿叶、开成一朵花儿,随着春风,岁岁年年,永不凋零。

生机勃勃的景象。那个时候,我最喜欢去菜园里,无忧无虑地静听菜园里隐秘的话语,感受空气的清新,每每此时总会觉得身处大自然是如此美好。

如今,我发现86岁的外婆更离不开她的菜园子,只要有空,她就在菜园子消磨时光。菜园子带来的闲适与自在,给她增添了一种淡定从容的气质,说话行事,令人如沐春风,同时也为她赢得了良好的人缘。外婆时常说,菜园子已然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时至今日在外婆家的餐桌上,夏天时依然可以吃上园子里的应时蔬菜,时鲜味美,一口下去,游走在唇齿间的味道,不知是菜里的清香,还是泥土的芬芳。总归就是记忆中的味道,一直温暖着我,治愈着我……

那些带着浓郁美味的画面,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,已变成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生活向往。所以,我在自家的阳台上开拓小菜园,顺应节气时令,种下种子。每晚,我总会去给那些绿色小精灵们浇水,锄草,杀虫。有时也会什么都不做,静观生命力的勃发,打发时光,聊慰华年。种的时间久了,整个生活节奏都慢下来了,一张一弛间,是久违的踏实的感觉。劳作有收获,身心得愉悦,原来,我们不是大自然的过客,大自然却注定是我们的归属。

人到中年,方才明白:种菜,亦是种心。正如外婆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一般:“长期积累的付出,在每一丝叶脉里,亲手捕捉生命的影迹,以手抵心,见天地,见自然,照见初心。曾经的忧伤也好,过往的欢乐也罢,在岁月的流逝中不被虚荣诱导,不为名利所累,与自然同频,心存希望,且付诸行动,不问繁华,只问初心,坚守自我本真,安守岁月平淡。”

有生之年,我愿有一方菜园,以手抵心,用心生活,在自耕自种的手感里,返璞归真,自然永续……

最近读汪曾祺先生的《草木人间》,先生在书里说:“看着那些碧绿生青、新鲜水灵的瓜菜,令人感到生之喜悦。”绿色,是生命的颜色,是生命的象征。正是有了,这绿的生命和生命的绿,所以才会释放着真实的心迹和本真的情意吧!

每次读到书中的故事时,我都会想起外婆家的那方菜园。那时,每到春季,外婆就开始忙着打理菜园子。总会有那么几日,我会去外婆的菜园帮忙,翻地、播种、浇水、盖膜等忙前忙后。手法虽显生疏,但也能做到跟在外婆身后有样学样,累并快乐着。

外婆的心里就像装着一本活日历,什么节令种什么蔬菜,她都计划得明明白白。惊蛰时分,她会在园子里的围墙下悄悄撒下丝瓜、黄瓜等藤蔓蔬菜;立春时节,她会在园子西侧种上西红柿、红萝卜的种子;等到了谷雨前后,她又会在园子里的东侧,将豇豆、扁豆等豆类蔬菜的种子抛下。伴随着时光的流逝,那些绿色的幼苗便会在春风的鼓舞下,带着春天的气息破土而出,疯狂生长。转眼间,豆角已经有了长长的藤蔓,丝瓜有时还会缠绕着玉米……

那时,每天放学回家,最快乐的事莫过于钻进外婆的菜园子里去亲近泥土,关注蔬菜的生长,有时会摘下成熟的蔬菜瓜果,再将这些蔬菜交由外婆烹饪成美食。除了自给自足外,外婆还会挑选出一些好的给亲戚邻居送去,一起分享她种菜的喜悦。

那时候,心底时常会荡漾出一种感受劳动和触摸一片嫩绿的快乐。那是许多年后回想起来依然可以感受得到的乐趣。苦菊、韭菜、空心菜,这些蓬勃的生命,在落日的余光中泛着饱满的光泽;莴笋枝干笔直,绿叶繁茂;茄子身穿紫色皮夹克,豆角怀着自己的小宝宝满腹心事,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,仿佛永无止境……盛夏的菜园里呈现出一派

槐花开了

东方亦鸣

槐花开了,一嘟噜一嘟噜挂在青葱的枝头上,似一丛丛乳白的云。

槐树多生在村外的河沟边,一年年一月月,它们一旦存活下来,一长便是很多年,即便苍老得腰身佝偻、树干发黑,只要春风一吹,照旧年年发出满树的新绿。在乡下,槐树属杂树,生长速度远不及杨树、柳树那般快。村里有孩子出生,父亲在自家大门外栽下一棵小槐树,待孩子长到十几岁,那槐树也才长到碗口般粗细。

因为长得慢,槐树的木质坚硬而细密,向来是打制家具的上等木材。比如用槐木打把长条凳子,凳子放在地上沉甸甸的像是扎了根。再比如用槐木打一张大床,一直能睡几代人不会坏。

在乡民眼里,槐树是亲民的树种,谁家门前的沟塘边莫名生出一棵槐树苗来,定会围上栅栏防止牛羊啃食,好一番呵护。因“槐”与“怀”谐音,槐树向来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,有多子多孙的美好寓意。

春天来了,槐花开了,空气中微微荡漾着浅浅的花香。虽然槐花的香气并不浓郁,花朵也算不上妩媚,却是餐桌上难得的美食。只是槐树的枝头长满密密麻麻的锐刺,采摘槐花须用长竹竿绑上铁钩子方可完成。每到槐花初开时节,庄里庄外常见提着长竹竿和竹篮子采摘槐花的庄人,三个五个一群,有说有笑,甚是热闹。

槐花的做法较简单,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洗净后掺上面粉调上油盐,搅拌均匀后做成饼状炕槐花饼。炕好的槐花饼大小若柿饼,外焦内酥可直接食用,也可改刀切成小块,掺上小白菜再佐以碎香菜、葱花,上锅加水烹煮成羹,滋味也颇鲜美。关于槐花饼,苏东坡有诗《二月十九日携白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》一首:

枇杷已熟粲金珠,桑落初尝滟玉蛆。  
暂借垂莲十分益,一浇空腹五车书。  
青浮卵碗槐芽饼,红点冰盘蕹叶鱼。  
醉饱高眠真事业,此生有味在三余。

其中“醉饱高眠真事业,此生有味在三余”两句,可见苏子对槐花饼也算是情有独钟了。

槐花更为简单的做法是淘洗干净后直接上锅蒸,出锅后再拌上事先调制好的佐料汤汁,吃进嘴里松软软,同样妙趣无穷。

槐花的花期较短,从开到败也就那么几天。采食槐花须赶在槐花似开非开的时候,若待到花朵完全盛开便老了,再食便全无鲜嫩爽口的味道。世间万物于人,大多要讲缘分的,吃槐花亦如此。

前几天回老家,晚饭时母亲奇迹端上一大盘槐花饼。母亲说,槐花是她从菜园里的小槐树上摘的。母亲说的那棵小槐树我知道,是前年的春天母亲从野地里移植进菜园的,没想到这么快就开花了。一家人吃着美味的槐花饼,母亲说:“树还是太小了,再过几年长大些,就能采到更多的槐花了。”



愿有一方菜园

徐静